**青龙山**

等到晴天，小朋友的皮球陆续开始打碎玻璃。腊梅枝

早扯出透绿的椭圆耳朵，串好了薄荷味的脆糖葫芦。

温度计都很充血，冬季甜蜜的衣物被减去，就连小区

傍晚簌簌的草团，也多次谎称了夏音。在一个清晨，我们

用塑料袋装上粉皮的苹果，到花市上，又拿了几盆

油皮纸裹的菊。三月樱花都在乡村窄小的柏油路两旁

打开，沿溪水河再走几里，我们的车靠近了青龙山。

一周前已和管理员预约进山，山门紧绷鲜红的标语：

禁用烟火。水泥阶的陡峭几乎溢出山门。我们变身

巨鸟的影子向山中奔掠，草木，都是青葱的错觉。

山道旁的平台，有人留下咖啡色收音机，太阳光充电，

磋磨出强酸性的歌曲。还有人在玩火。而我们接近了

那块直立的黑色小石板，星空般深密，机械切割的边角

还很硬健。打扫一番，摆放花果和彩条，都十分相宜。

磕过几个头我们开始下山，除了徒步的我们，这地方

什么也没有。山坡面向一大片抽芽的水田，阳光烘焙

农舍疏落的巧克力屋顶。等到了下午，它还将要晒烫

放学后树影明朗的宽路面。童年的奶油冰激凌，慢慢

融化，剩下许多调皮的薄木棍，插满了青龙山公墓

临风的山坡。我们在愈加炙人的路气中回到城里，草坪

几只醉驾的蝴蝶，没人有蝴蝶瓶，能给它们检测酒精。

2020.3.24